

2016秋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小结

2017-05-16 16:21:23

“旅客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的飞机将在30分钟后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，请大家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•••••”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我熟悉的复旦已经在七千英里之外，广阔的太平洋的那一端。没有父母的保驾护航，没有辅导员在学校门口的迎接，没有楼下阿姨热情的招呼。对于Berkeley来说，我是一名新生，但我却没有一个新生该有的样子。紧张，迷茫。那种感觉，终生难忘。Berkeley是一个学术的天堂，自由的选课制度，开放式的校园，不受学历限制的科研机会，永远为你敞开怀的教授们。在这里，我能学到任何我想学的知识，以任何我喜欢的方式。所以，我渐渐远离了迷茫。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, 来自瑞典的美女教授。金色的卷发，纯正的英语，花体的板书，温馨的课堂。她会在课堂上告诉我们，她的女儿在家又提了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，而她又是如何用浅显的语言，教会一个4岁小女孩高深的热力学知识。她也会在万圣节那一天期中考试时，打扮成魔法师的样子，挥舞着魔法棒说，谁要是期中没考好，就把他变成海龟扔进大海。如此可爱的教授，我想象不到她在攻读博士时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我忘不掉的是她走进门来和我亲切打招呼的样子。Engineering Aerodynamics, 来自土耳其的老教授。据说他从加州理工跳槽，可是谁也不知道。据说他参加过Blackbird侦察机的研发，便更无人知晓。我和同学们知道的，是他坚持让我们用手抄写笔记，用纸质书籍查阅资料，用实验数据去验证假说。而他，每节课上至少八块黑板的板书——叙述，公式，插图，表格，参考书目——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他让我深刻地明白，原来教和学，都是有一套自己的规矩。时代在进步，科技在发展，但是粉笔和黑板，钢笔和白纸，是人类永远不能放弃的东西。大师之所以是大师，可能就是坚持了一个小小的原则，可这一坚持就是一辈子。Dynamic System and feedback, 不知何方来的大胡子研究员，大概是Apple或者Google之前的程序员吧。除了他每天都要搬进教室的那一辆自行车，跟随他的还有一台电脑。也不知怎么的，一样是计算机，在我们手里就只能写写文稿看看视频，在他手中就成了控制全世界的开关。从来没有板书，从来没有幻灯片，屏幕上闪烁的永远都是代码，代码，代码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的电脑突然没电了，于是那节课就真的变成了助教讲授的习题课。直到今天，我都在好奇如果大胡子遇上了土耳其，他们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。一个人教会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另一个人却告诉我世界总有一天会被代码统治。Orthopedic Biomechanics, 来自爱尔兰的我的导师，也是唯一的一门研究生课程。在复旦，我还没有上过如此贴近实际应用的课程。他给我们看过从病人身体里取出的植入物，也给我们介绍过制造该植入物的3D打印机，他请Tesla公司的安全工程师给我们做讲座，也会在课堂上和工程师讨论某个数据的重要性。他让我觉得，我们今天的研究，仿佛明天就能应用在汽车的设计或是手术的改进上，或许就真的能挽救无数的生命。即便是基础科学的研究，意义也是非凡的。这是我最爱的课程，也是我在Berkeley科研生活的开始。在我的诚心恳求下，Professor Keaveny带我走进了他的世界。我和他手下的一个博士生Noah一起，负责利用现有的聚合物材料，创造一种新的孔洞结构，来代替已有的人造腰椎间盘，改善其在人体内的寿命和力学行为。从那之后我的周末和假期基本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。查阅文献，设计结构，计算机建模，有限元仿真，3D实体打印，实验获得数据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就在我离开Berkeley的时候，我们的课题也进展到了最后数据统计的阶段，希望Noah能完成我们共同的目标，也希望他顺利的拿到博士学位。Berkeley不仅是学术的天堂，也是文化的熔炉。如果说在学校的学习让我不再迷茫，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友情，则让我放下了紧张。和在复旦的生活不一样的，在Berkeley收获的友谊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从加拿大到美国到墨西哥再到巴西，从韩国到俄罗斯到中东再到欧洲，当然还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。和朋友们交流自己国家的生活，就好像搭乘热气球飘过每一个国家的天空。和德国的朋友一起品尝中式的面条，看着他拿筷子的方式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我；让韩国的朋友为我庆祝生日，我们在吃完韩式烤肉后一起躺在沙发上看着电影睡着；与香港的小伙伴去巷子里吃老北京的火锅，遇到说正宗北京话的美国老板。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讨论课题和作业，一起为考试焦头烂额，也一起分享快乐和幸福。就像歌里唱的那样，一声朋友你会懂。校园的生活固然是值得怀念，可是美国那么大，我也会想出去看看。在假期之时，我曾与朋友驱车前往Yosemite国家公园，在那里我们找到了美如桌面的风景，也体验到了野外生存的不易；我们曾前往San Cruz，在那里我们从一万四千英尺的飞机上一跃而下，切身感受万有引力的定律；我们曾前往San Diego，在那里我们参观退役的航空母舰，也亲密接触到可爱的长颈鹿；我们曾前往New York和Washington DC，在那里我们从帝国大厦楼顶俯瞰世界的繁华，也站在白宫门口幻想自己在椭圆办公室里的英姿。“旅客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的飞机将在30分钟后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，请大家收起小桌板，调直座椅靠背•••••”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些怀念美国的生活，不仅仅是自由的课堂，深厚的友谊，丰富的阅历。在美国的半年，我真正觉得自己在成长，比在复旦更快的速度。遇到未知的事物，不再胆怯，而是探索 and 了解；遇到难题，不再是憋足了劲想出来，而是和周围的同学老师交流互补；对于机遇，不是坐等其来，而是自己主动去寻找；对于友情，不再将它置于学习之后，而是把握机会好好维护。坐在熟悉的图书馆，大洋彼岸的生活记忆犹新。同时也意识到这份记忆的背后，其实是有无数双手的托举。感谢母校给我的机会，感谢外事处和航空航天系老师对我的栽培，感谢父母的养育。一个人或许可以靠意志读万卷书，但没有长辈、恩师、朋友们的支持，他不可能走完万里路。